

# 医学硕士“背”着父亲去上学

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/图

## 核心提示

他是个坚强的人，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支离破碎的家庭，托起了父亲的生命。他是个脆弱的人，面对失去的母亲，面对来自陌生人的关心，心灵深处那颗埋藏了多面的情感，一旦打开，犹如决堤的洪水，一倾而下。

面对记者、面对社会好心人、面对未来，他心中充满了期望，充满了对家庭的虔诚祝福。

面对记者的采访，他眼中噙着对往事的心酸泪水娓娓讲述着……



图为沈裕厚(右)和他的父亲

## 出租屋中父子相依为命

2007年1月19日中午，洛阳市涧西区李家村南街49号院，整栋楼房内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烧菜味，浓重的油烟味是从202房间传出来的。

旁边的租房户被呛得不断咳嗽，可谁也没抱怨一句。因为房客们都知道202房间住着一家苦命的父子，他们也不好意思去抱怨什么。

穿过狭窄昏暗的楼梯道，记者来到了202房间。门开着，屋中光线昏暗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一大一小两张旧床，一张旧桌子和一台劣质木沙发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房间由于朝北连一丝阳光都没有，冬日里显得特别阴冷。电饭煲和液化气灶放在靠近房门的地方，一股油腻和发霉混杂的味道充斥着小房中。

这里便是沈裕厚和父亲沈中庆租住的地方。今年57岁的沈中庆，拖着病重的身体在煤气灶上热着剩米饭。沈裕厚一进门就赶快接过父亲手中的勺子，把他扶到床边坐下，挽起袖子帮父亲热饭，边忙边问父亲吃药了没。

记者和沈中庆面对面坐在床上，他长叹口气说：“唉！早知道给裕厚添这么大负担，俺说啥也不治病了。现在俺躺在床上看着他忙前忙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啊。”

正在热饭的沈裕厚听到父亲这么和记者说，他表情复杂地转过头说：“爸，看你又在胡说了不是。只要看到你一天天地好起来，我再累点也高兴。”

父子俩的简短对话，让记者听了内心深处有种说不出的伤感。

饭热好了，沈裕厚盛了满满一大碗，端到父亲坐的床边小木桌上，让父亲先吃，他和记者聊了起来……

## 母亲因病自杀 他选择学医路

沈裕厚老家是信阳市罗山县周党镇杨寨村，那里属于大别山区，经济条件比较落后，交通闭塞。那里的村民生活普遍不富裕。村里和他同龄的伙伴，大多数都是念完中学就不再上学了，开始到大都市卖苦力挣钱，然后回家盖房娶妻生子。

沈裕厚也曾经想过那样的生活，以此来减轻家中的负担。但是一次偶然的意外，改变了他的命运，这次意外对他一生来说都是最惨重的打击。但也就是这次意外，却又让他成了村里唯一一个硕士研究生。

面对记者，谈起往事，他眼中噙着泪水。至今他还记得非常清楚，那是1995年，正在周党镇中上初三的他被喊出教室，一位老师告诉他：“你妈出事儿了！”沈裕厚心里咯噔一下，转身便往十几里的家里跑。

跌跌撞撞奔回家，只见母亲赫然躺在堂屋正中，身上盖着稻草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扑到母亲尸体上痛哭起来。

原来，母亲半个月前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，虽然家人没有告诉她真相，她隐约猜出了自己的病情，那时她吃不下干东西，喝一点稀饭还往上翻，为了结束病痛折磨，更为了不给贫穷的家增加负担，她在一个漆黑的深夜跳进了家门外的池塘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当时，沈

裕厚还不满14岁，妹妹才8岁。

办完丧事，沈裕厚该返校了。父亲对他说：“你妈曾经交代，就是要饭，也要供你和你妹妹上学。要记住你妈的话，好好读书，家里由我撑着。”

沈裕厚仰望着父亲的脸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也就是在那一刻，沈裕厚在内心深处暗暗发誓，一定努力学习。当年中考时，成绩不错的他考上了师范中专，本来打算早点上出来挣钱的他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和父亲商量后上了高中，他要考医科大学，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！不再让人受病魔的折磨，更不让亲人再做出无奈的选择。

## 双喜临门时 父亲突然倒下

妻子去世后，沈中庆既要赡养腿脚不便的老母，抚养即将上学的女儿，还要供儿子上学。妻子去之前，为了给她治病，沈中庆已借了数千元的债务。盖了一半的房屋，也扔在那儿了。

为了多挣钱，除了自家的5亩稻田外，沈中庆又租种了别人家的10余亩地，经常早上四五点就下地，晚上七八点还不回家，地里忙时一过，他就跑到周边的村子里找活干。长年累月下来，方圆十几里的村民都认识他。

3年后，沈裕厚高考发挥失利，与本科线相差5分。考虑到父亲一人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他，和妹妹，上面还有年近80岁的奶奶，沈裕厚放弃了高中上他免费复读的机会，带着亲戚们赞助的2000多元钱来到原洛阳医专读书。

这一次，他是真的想尽早上完学参加工

作，尽快帮父亲分担忧愁。作为“特困生”，沈裕厚得到了勤工俭学名额，课余时间帮学校打扫卫生可以得到每月80元左右的工资，再加上每月30元补助，他几乎可以不用家人负担生活了。

每天，他都在食堂买最便宜的菜，发现吃面比吃米便宜，习惯吃米的他很快“爱”上了吃面。

2001年年底，大学毕业几个月后，沈裕厚终于在新乡获嘉县中医院找到了工作，成为一名医生。医院效益不好，月收入只有500多元，他从中省出100元寄给读高中的妹妹作生活费，过年回家又拿回了千余元积蓄。看着儿子带回来的礼品，父亲很欣慰，但他对儿子说：“你在外面不要省钱想着家里，你妹妹将来大学的费用我来挣。”

由于单位效益不好加之发展空间不大，沈裕厚经过多天的思想斗争后，选择了考研。2005年夏天，是沈家人最为扬眉吐气和兴高采烈的时候。6月，沈裕厚被河科大一附院录取为研究生。8月，周口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也寄到了妹妹手里。沈中庆多年来终日操劳而累弯的腰终于可以挺一挺了，从争气而懂事的儿女身上，他看到了希望。然而，令他意想不到的灾难正在渐渐袭来，再次笼罩在这个本已支离破碎的家庭。

2006年3月26日这天。沈裕厚这届研究生刚刚结束了学校的课程，被分配到医院实践没多久。与11年前得知母亲噩耗不一样的，不用面对把他叫出课堂的班主任沉重的眼神，却要感受来自电话里老乡焦急的声音：“快回来，你父亲不能动了！”他匆忙向导师孙君军请了假，甚至没有说明具体情况，急忙坐上了开往老家的长途车——他必须让自己平静地去面对一切，不管等待他的是什么。

眼见生活就要云开雾散的时候，父亲却突然倒下了！在向南飞奔的汽车上，忽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沈裕厚心中闪过。父亲会不会像母亲那样撒手而去？他心里在不断地祈祷：父亲啊，你可千万千万别走，请给儿子留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报答报答您！

## 扛起责任 背起父亲踏上求学路

到家后沈裕厚才知道，父亲去镇上的途中突然倒地，昏迷之后，颈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。县里和信阳市的医院没有治愈此病的把握，亲戚们的目光齐刷刷看着沈裕厚，等着这个沈家长子的决断。

沈裕厚想把父亲送到医疗条件好、路途相对近的武汉做手术。当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时，有的亲戚大吃一惊。去武汉看病，那得花多少钱？如果治不好，你不是人财两空吗？再添新债，你家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

沈裕厚坚决地说：“我爸是活活累病的，给

他治病花多少钱都由我担着。作为儿子，我必须尽这份孝心！”

让沈裕厚没想到的是，十万火急将父亲拉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后，却住不上院。情急之下，沈裕厚向导师孙君军电话求助。孙君军脱口就说：“你父亲病得这么重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！”经过近一年的相处，孙君军感觉这弟子不仅理论扎实、操作能力强，而且踏实、勤奋、自律，是个不可多得的苗子。

在孙君军的帮助下，沈中庆很快接受了手术。他的颈椎里，有一个大脓包。遗憾的是，术后的效果并不明显。

面对每天近2000元的住院治疗费，沈家实在承受不起。在医院治疗了9天后，沈裕厚无奈含泪将父亲拉回老家。这时，家里又添了近4万元的债务。

站在破败的院子里，看着瘫痪的父亲，面对巨额的债务，沈裕厚感到压力像山一般沉重。但，这一刻，他最强烈而真切感受到的是父亲十几年来所承受的压力与苦难，他体会到了父亲的坚强和伟大。

这个家就要由我来支撑了，不管这条路有多苦，我都要撑下去。当时他内心深处只有一个念头。

父亲生病住院的事，沈裕厚一直没有告诉在周口上学的妹妹。他认为，自己应该像父亲那样扛起这个家。

沈裕厚买来了药物，每天在家为父亲输液。父亲大小便失禁，他就随时为他擦洗，父亲四肢不能动弹，他就天天为他按摩、揉捏……一个多月过去了，父亲的病情并没有明显改善，考试又日益临近。在亲情与学业之间，沈裕厚反复权衡。放弃父亲，那自己还是人吗？放弃学业，那不等于放弃了希望？

最终，沈裕厚再次作出了一个让亲友吃惊的决定。把父亲带到洛阳，一边读书，一边照顾父亲。

只有这样了！他把80多岁的奶奶送到叔叔家，然后将家里的猪、牛、粮食变卖掉，怀揣1000多元钱，用架子车把父亲拉到镇上去坐长途汽车。

到洛阳后，沈裕厚以月租100元的价格在医院附近租了间简陋的民房，将父亲安置下来。穿上白大褂，他是个称职的实习医生。治病、手术、做课题，认认真真，忙忙碌碌。脱下白大褂，他又成了父亲的专职医生和护士。

沈裕厚每月有270元的研究生补助，加上每月100元的房租补贴和100元的奖金，这便是父子二人所有的经济来源。他将自己的生活费用压至最低，省下钱来为父亲买来必需的药品和营养品。导师孙君军和同事们知道他的困境后想塞给他点钱，但他总是不肯接受。

也许是孝心动天吧，近半年来，沈中庆的上肢能够屈伸了，扶着东西也能颤巍巍地走路了。看着沈裕厚每天两头忙，孙君军说：“这么艰难，他竟然扛了过来！现在，我欣赏甚至敬佩小沈的坚韧和孝心。”沈裕厚却淡然地说：“为父母尽孝，为国家尽忠，是每个人的责任。只要精神不倒，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，我很高兴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。”

# 四地消协公开挑战“开瓶费”



## 核心提示

近日，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开表态，部分餐饮企业联合谢绝顾客自带酒水或收取“开瓶费”，涉嫌价格串通、限制竞争、垄断经营。此前，京、津、沪、渝四地消费者组织也发表联合声明称，餐饮企业禁带酒水是为获取暴利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尽管接连遭到消费者组织的质疑，但许多餐饮企业似乎不为所动，我行我素。禁带酒水、收取“开瓶费”，究竟是企业获取利润的市场化手段，还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垄断行为？



## 消费者组织：禁带酒水涉嫌垄断

消费者带着自家的酒水进店，服务员“扑”的一声打开瓶盖，然后就要收几十元，乃至上百元的所谓“开瓶费”——这种餐饮行业司空见惯的做法，正在遭到广泛质疑。

日前，上海市消保委通过媒体公开表示：餐饮行业的部分企业联合起来，向消费者作出“禁止自带酒水”、否则就要收取“开瓶费”的强制规定，涉嫌价格串通、限制竞争，有垄断经营之嫌。

“我们高度关注这种苗头性问题，并且坚决抵制和反对这种垄断行为。”上海市消保委有关负责人说。

就在此前不久，北京、天津、重庆和上海四地消费者组织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，指出餐饮企业禁止消费者自带酒水或收取“开瓶费”，违

反了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
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表示，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，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，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。同时，经营者不能以格式合同、店堂告示等方式，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、不合理的规定。

据分析，餐饮企业禁止消费者自带酒水，或者向自带酒水的消费者收取“开瓶费”，其目的是迫使消费者接受餐饮企业的高价酒水，而餐饮企业提供的酒水价格往往数倍于市场价格。因此，这是一种对消费者的不公平交易。

## 餐饮企业：我们收的是服务费

尽管被指为有“垄断经营之嫌”，但许多餐饮企业收取“开瓶费”的态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。

“很抱歉，我们饭店不允许顾客自带酒水、饮料，这是规定。”记者近日采访上海多家餐饮企业，都得到了相同的回答。

一些饭店工作人员还好心地向记者解释，顾客如果坚持要喝自己带的酒水、饮料，就要加收每瓶三五十元的“开瓶费”，实际费用其实比饭店里卖的酒水、饮料便宜不了多少，并不划算。

记者同时发现，除了在店堂内、菜单里简单印上一句“本店谢绝自带酒水”，餐饮企业很少能够主动、清晰、准确地告知消费者，饭店为何禁带酒水，顾客自带酒水的后果是什么，“开瓶费”收取的依据和标准又是什么。

业内人士认为，消费者到饭店用餐，餐饮企业需要提供相应的场地、服务，因此针对顾客自带酒水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，应该是合理的。而禁止自带酒水的另一个原因，则是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。餐饮企业有义务保证消费者的用餐安全，但自带食品一旦引发事故，责任往往很难界定。

不久前，中国烹饪协会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关于自带酒水问题的情况通报，明确表示餐饮企业向自带酒水顾客收取的是“服务费”，而不是“开瓶费”；消费者能否自带酒水和企业对自带酒水是否收取一定的服务费，属于市场和企业行为。

“如果一味鼓励顾客自带酒水，那么以后，顾客还可以用相同的理由，要求自带海鲜、肉禽等，而仅仅让餐饮企业烹饪加工，这样饭店还怎么做生意呢？”一位餐饮从业人员抱怨说。

这种观点也得到了部分消费者的认同。在一家电子器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的郭义表示，作为服务性行业，餐饮企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无可厚非。“关键问题是，现在许多饭店酒水的价格定得太高了，十几块钱的一瓶黄酒卖20多元，甚至30多元，消费者有一种‘被宰’的感觉。”

## 公众期待：市场化的协商机制

“作为充分竞争的领域，价格应当由市场来调节；而处于相对弱势的消费者，可以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乔新生教授评价说。

专家分析，尽管到目前为止，我国还没有关于餐饮行业“开瓶费”的明文规定，但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，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、公平交易权、自由选择权，属于企业的法定义务。

因此，上海市消保委也在公开表态中提出，餐饮企业实行“谢绝自带酒水”，首先应当建立在与消费者平等协商的基础上，取得消费者的认可，不可作为一种强制性行为；如果餐饮企业要收取“开瓶费”或者服务费，则应当公开、透明、合理，并且同样要取得消费者的认同，不能将其作为获取暴利的手段。

据了解，上海餐饮行业协会早些年曾制订、发布相关行为规范，要求全市餐饮企业如果允许消费者自带酒水，就不得收取“开瓶费”等费用，同时不能免除自带酒水引起的食品卫生责任。但业内人士评价，在实际操作中，这一行业性行为规范对餐饮企业几乎“没有什么威慑力”。

“我们反对的是部分企业联合起来，以所谓的‘联盟’搞价格垄断，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”上海市消保委法律和理论研究部副部长唐健盛说，“一旦出现涉嫌价格串通、限制竞争的行为，相关监管部门就需要依法干预，及时查处。”

法律专家表示，消费者不满意部分饭店规定禁带酒水、收取“开瓶费”，完全可以“用脚投票”，另选他家；但如果以所谓“行规”之名，行“行业垄断”之实，则必须依靠监管部门来依法解决。

据新华社